

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奥尼亚 学派自然哲学的差别

姚定一

赫拉克利特是欧洲古希腊哲学史上伟大的辩证法家，他的自然观（即自然哲学）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大的赞扬。马克思说他的自然观是运动的、发展的、活生生的自然观；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唯心论辩证法家黑格尔在他《哲学史讲演录》中，对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也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95页）可见，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但是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上又常常被人误解。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曾尖锐地批评过赫拉克利特，拉萨尔等人则从唯心论方面粗暴地歪曲赫拉克利特。就是从唯物论方面来论述和肯定赫拉克利特的人和著作中，也常常把他与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罗素就曾经指出：

“赫拉克利特虽然是伊奥尼亚人，但并不属于米利都学派的科学传统。”“赫拉克利特常常被人与其它伊奥尼亚学者混淆在一起而受到误解。”（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69页）苏联编写的多卷本《哲学史》就是在《古希腊伊奥尼亚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和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思潮》一节中论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的。这种观点，在我国的哲学史论著中也是常见。它们往往把赫拉克利特与伊奥

尼亚的米利都学派放在一起而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对立。笔者认为，把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混淆起来，不仅不符合哲学发展史的实际，也不利于正确理解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利于正确评价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独特贡献。为此，有必要对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奥尼亚学派自然哲学的差别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和辨析。

—

古希腊的第一批哲学家产生于小亚细亚沿岸的伊奥尼亚，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约公元前624—547）、阿拉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585—525）等人。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世界的本源问题，亦即世界万事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本体是什么，也就是说世界万物的“始基”是什么。伊奥尼亚米利都学派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人都把一种特殊的物质作为万物的始基，泰勒士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气”。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页）赫拉克利特也不例外，他把“火”当

作万物的始基，认为世界万物起源于火，又复归于火，火产生了一切。他说：世界“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同上第21页）（以下凡引文出自此书者，只注明页码）“万物换成火，火换成万物，就象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第27页）可以说在万事万物“始基”的物质性方面，赫拉克利特直接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论传统，把一个物质性的东西作为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本源和基础，“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第4页）

这种把世界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复归的原因和基础归之于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始基学说，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在无限多样的万事万物中确定了事物的统一性，指出了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的共同本质，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一句话，就是找出了事物构成和存在的本体。在研究、探索事物构成和存在的本体论上，赫拉克利特和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是一致的。

但是，指出他们的一致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世界是怎样统一的？是怎样达到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有没有有一定的基本秩序？那么我们会看到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奥尼亚诸学者的自然哲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应当说，在伊奥尼亚米利都学派诸学者那里是还没有提出“世界是怎样统一”的问题，还没有提出和探索“世界存在的基本秩序问题”，因而也就没有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关于这一点，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曾指出：泰勒士说“水是原始的要素。万物生于水，至于如何生于水他没有告诉我们。”（《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5页）诚然，在伊奥尼

亚学者那里有时偶而也会看到一些个别的关于世界是怎样统一的议论。例如，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者”本身可以分出冷和热、湿和干这些对立的東西，形成旋涡式的运动，由此形成世界万事万物。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可以借“稀薄”和“浓聚”，而形成不同的物体。但是，无论在阿拉克西曼德那里，还是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这种议论纯粹是偶然的，不自觉的，而又往往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抽象说明。但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只要读一读赫拉克利特的一百四十多条著作残篇，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赫拉克利特是比较自觉地探索了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秩序，回答了无限多样的事物是怎样统一的，怎样达到统一的，从而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产生，发展，变化和灭亡的内在的客观的规律性。这就是宇宙万物生灭变化所遵循的普遍尺度，赫拉克利特把这种尺度称为“逻各斯”。他说：“统治一切的逻各斯”，“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这个逻各斯，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见人说到它以后，都不了解它。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在区分每一事物的本性和说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都显得毫无经验。”（第18页）这就是说，在赫拉克利特说出事物据以存在的规律性，即统治一切的“逻各斯”以前，人们是不知道事物存在的秩序的。据此，赫拉克利特还批评了一些所谓“博学”的人由于他们不知道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律，是不算真正聪明的。他说：“博学不能使人变成聪明人，否则它就会使赫西阿德和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和赫卡泰变成聪明人了。”（第22页）

“逻各斯”的发现使赫拉克利特解决了世界存在的基本秩序问题，即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世界的统一是有规律可循的。作为万物存在的始基——“火”

也是遵循着规律的，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而“逻各斯”则“指导一切”、“倾刻不离”、“人人应当遵守”。赫拉克利特还说，宇宙是美的，如果没有这个（指“逻各斯”），美的宇宙就会变成一团糟。可见，“逻各斯”不仅是支配万事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也是美的规律。

世界存在和统一的规律性，即“逻各斯”的提出，是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独特的贡献。从此，在哲学中，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有了规律性即逻各斯作为世界存在和变化发展的内在本质。在这个问题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就大大超过了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成为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二

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高于伊奥尼亚米利都学派的所在，还由于赫拉克利特把“变”作为原则，引入了“始基”学说的研究中。如果说在伊奥尼亚米利都学派那里，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事物的变化，承认“始基”的流动性。但米利都学派的学者对事物存在着变化的描述是表面的，不重要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随意性。赫拉克利特不满意泰勒士等人把“水”、“气”等“始基”作为生灭变化万物的动力。因为在泰勒士等人那里虽然承认宇宙万物也有某种变化性、流动性，但这种变化性和流动性始终是由于“水”、“气”等“始基”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是一种外力，而并非事物的内在本性。赫拉克利特本人则自觉地把朴素辩证法运用到“始基”和一切其它事物上，提出了“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一切事物皆动、皆变的原则。黑格尔指出：“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变；这个‘变’就是原则”。（《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00页）在这方面，他的名言警句是很多的。例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走下同一

条河流的人，经常遇到新的水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不能在同一状况下两次接触到一件变灭的东西，因为变动得剧烈和迅速”，等等。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所固有的，它第一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表述出来：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都在流动，万物都在经常变化，万物都处在不断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反杜林论》1956年版，第18页）

“始基”的自然变化的过程论，更是赫拉克利特哲学区别于伊奥尼亚学派的重大特点。伊奥尼亚学派的“始基”说是没有过程的。关于这点，黑格尔指出：“了解自然，就是把自然当作过程来阐明。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真理……赫拉克利特不能说本质是空气或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们自身（这是首要的）不是过程。而火则是过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05页）

赫拉克利特的始基“火”明显地包含着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就是由火生气，由气生水，由水生土；反之，由土生水、生气、生火。前一条路是“下降的路”，后一条路是“上升的路”，而“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的“过程论”是没有最初起源和最后终结的，因为“火”“是绝对的不静止，是长存性的绝对消失——火是其它东西的消失，但也是它自身的消失，它是不停留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05页）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论断赫拉克利特的“火”是“循环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圆圈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不是封闭型的；而是螺旋式的，具有超越和无限进展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汤姆逊在其《古代哲学家》一书中指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边缘上，开端和终结是相同的。’每一个开端就是一个终结，每一个终结就是一个开端；因此，既没

有开端，又没有终结；世界是永恒的”。
(汤姆逊《古代哲学家》，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4页)

那么，为什么赫拉克利特能够把“变”作为原则，导入他的始基学说，承认世界发展变化的永恒性，从而制定出“素朴的、但实际上是正确的世界观”呢？这在根本上是因为赫拉克利特在对“始基”和自然的研究中天才猜测和揭示了支配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是自然万物动变和谐的内在原因、内在本质。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東西，它是从对立的東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東西中产生和谐。”(第19页)“……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第23页)“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第23页)由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天才发现，赫拉克利特不仅对他的始基“火”注入了永恒的内在搏动的泉源，而且也把运动确认为存在物的普遍本质，把运动作为法则、原理正式引入他的自然哲学。这一点，在伊奥尼亚学派的哲人那里是远远没有达到的，所以黑格尔说：“亚里斯多德也谴责泰利士，说他抛弃了运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95页)关于运动的原因，这些学者更是无能回答，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这一切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他们没有说明运动的起源。”(《自然辩证法》1955年版第152页)由于赫拉克利特猜测到了宇宙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制定了相反相成的辩证法范畴，“因此亚里斯多德指出的早期哲学所缺乏的就补偿起来——缺乏运动；现在这种运动在这里本身就是原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00页)

对立统一规律的天才猜测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提供了坚实的内在基础，因为事物本质自身的对立提供了事物自身内在否定的环节，提供了发展变化的契机，黑格尔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否定的环节是内在的”。

(同上第301页)，它再不象伊奥尼亚诸哲人那样，单纯地把始基“水”、“气”等作为万物生灭变化万物的外在泉源。由于伊奥尼亚诸哲人只在事物外部导求生灭变化的原因，必然否定事物内在的对立面的斗争，阿那克西曼德甚至把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看作“不正义”(不公正)的表现。而赫拉克利特则与此相反，不仅认为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是正义的：“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而且“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第26页)斗争是事物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因，因此他说善与恶、日与夜、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化了，又成为后者”。(第27页)“不死的是有死的，有死的是不死的；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第24页)在这话中明显地看出赫拉克利特对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作了某种天才的猜测和表述。所以列宁说：“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1页)

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由于伊奥尼亚学派的哲人在本质上没有把“变”作为原则导入始基，在他们那里始基虽然是物质性的，在本体论上坚持了唯物论。但由于他们的物质性始基缺乏运动、缺乏变化发展的内部源泉，无法说明无限多样化的客观世界，所以必然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始基”——“数”所取代。

毕达哥拉斯“数”的始基说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相互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第34页）可见，在毕达哥拉斯“数”的始基学说中包含了“差异”、“对立”和“转化”的某些因素，同时“数”又为“始基”提供了量的规定性，说明了“始基”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数量的关系。赫拉克利特则在更高的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合理内容，综合了质与量，概括了事物存在的形式和关系，发展了“差异”、“对立”、“转化”的合理内容。可以认为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是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哲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系统学说的综合。有的哲学史著作，把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放在赫拉克利特之后，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两人的生卒年月相背离（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年），在历史上毕达哥拉斯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显然早于赫拉克利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与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性质归之于伊奥尼亚哲学的范围有关。

仔细研究分析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我们看到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逻辑上，它都是伊奥尼亚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的继续和综合。在哲学发展史上，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就理所当然地应当高出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构成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

从思维方法上再加以考察，我们又可以看到赫拉克利特与伊奥尼亚学者的巨大差别。伊奥尼亚学派的诸学者在制定他们哲学的“始基”说时，采取的都是经验观察的方法。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说：“这一派哲学的创始人泰利士把水看成始基（因此他宣称地浮在水上。）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看法，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了万物都以湿的东

西为滋养料，以及热本身就是潮湿中产生，并且靠潮湿来保持的（万物从其中产生的东西就是万物的始基）。他得到这种看法，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也可能是由于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说潮湿的，而水则是潮湿的东西的本性的来源。”（第4页）梯利也说：泰利士

“认为一种实体转化成另外一种实体是经验的事实。”（《西方哲学史》上册，第25页）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也是古希腊第一批自然科学家。经验观察的方法是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方法。把经验观察方法从自然科学研究中移植到哲学上来在当时的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对古希腊的传统宗教，迷信的主观幻想也是一种有力的打击。不无理由可以认为泰利士等人的经验观察法为后世哲人的经验归纳法开了历史的先河。但从哲学思维的本质上看，单纯依靠经验观察仍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表现在伊奥尼亚学派诸学者那里就是：最终他们仍然把存在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归结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水”、“气”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就曾尖锐地指出：

“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而且在当时是最高哲学范畴——关于世界本体，始基的“水”，应当是具有脱离感觉个别存在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高度的抽象性。但泰利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

赫拉克利特的始基“火”虽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经验观察的方法，但是由于引入了

“逻各斯”的观念，找到了始基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规律具有极大的抽象性、普遍性，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能用思维去把握它。因此，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片面的、纯粹经验观察方法的局限性。赫拉克利特在更高更深的程度上发展了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力，黑格尔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理性的规律”。由于赫拉克利特反对局限于片面的经验观察方法，主张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考察自然，因此在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普遍地被认作深思的哲学家。”（《同上》第295页）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表现了一个深奥的思辨的思想。”（《同上》第298页）赫拉克利特这种深奥的思辨所达到的深度在当时确实是空前的，以致很多人不理解他，“被认为是晦混的；并因其晦混而闻名。”（《同上》第297页）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根据经验论观察法，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原则：“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赫拉克利特用他思辨的精神考察宇宙，提出“宇宙本身有自己的尺度。”然而这种尺度只有清醒的人才能认识，因为清醒的人是凭智慧、理性去考察世界的。他说：“清醒的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世界，然而在睡梦中人人各有自己的世界。”（第27页）只有凭理性、智慧才能洞悉宇宙的内在本质，把握宇宙自身的尺度。

由于赫拉克利特推崇理性、智慧的作用，因而在认识论上他也初步地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一点也是伊奥尼亚的学者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赫拉克利特并不否定感性认识，他说：“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所喜爱的。”（第23页）但是由于“自然喜欢躲藏起来”，所以光靠感性认识还不够，还必须有理性认识，必须有思想。“思想是人人所共有的”（第29页），而“思想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第29页）只有凭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和找到更好的东西：“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第23页）

“找金子的人挖掘了许多土才找到一点金子。”（第20页）

赫拉克利特对于理性认识的推崇，对于智慧的赞扬可以说在欧洲哲学史上开了理性思辨的先河。一般哲学史著作大都认柏拉图是理性思辨的祖师，然而这位理性思辨的祖师却“曾经特别勤勉地研究过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引用它，并且无可争辩的是他通过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而获得他的早期哲学素养的，所以赫拉克利特能够称作柏拉图的老师。”（《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298页）

哲学从它一诞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抽象性，能从现象深入本质、把握普遍。所以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握或思想之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93页）但把握普遍不能只靠感性和经验观察。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理性和思维。哲学史的发展证明，哲学概念、范畴的普遍本质的提高，也就是哲学的提高。由于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扬起理性思维的旗帜，所以确切些说只有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才有了真正的全面的开始，黑格就曾经这样说：赫拉克利特“他是前此之一切意识的完成——一个从理念到全体性的完成，而这个全体性就是哲学的开始。”（《同上》第299页）

总之，欧洲哲学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赫拉克利特虽然是伊奥尼亚人，他的自然哲学在某些方面也继承了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的传统；但是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由于辩证思维的全面展开，已经从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中挺拔而出，大大地超越了伊奥尼亚学派。在哲学发展史上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历史地和逻辑地成为伊奥尼亚学派和南意大利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综合，在哲学发展的圆圈上，是一个比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两个小圆圈大的一个较大的圆圈。